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五十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 東坡全集卷五十六

宋 蘇軾 撰

## 奏議一十首

### 乞賜州學書板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本州學見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學參假之流日益不已蓋見朝廷尊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學糧不繼使至

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樂育之意前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賣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令蒙都省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三文若依限送納即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為不易學者旦夕闕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徒

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既已捐利與民廢罷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農商小民銜荷聖澤莫知紀極而獨於此饑寒儒素之士惜毫末之費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息流傳四方為損不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寛大之政也臣以侍從備位守臣懐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所貴稍服士心以全國體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臣勘會市易務元造書板用錢一千九百五十

一貫四百六十九文自今日以前所收淨利已計一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五十七文今若賜與州學除已收淨利外只是實破官本六十一貫五百一十二文伏乞詳酌施行

奏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例織輕疎糊藥紬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

姦猾人户及攬納人遞相扇和不納好絹致使官吏無由揀擇期限既迫不免受納歳歳如此習以成風故京師官吏軍人但請兩浙衣賜皆不堪好上京綱運歳有估剥日以滋多去年估剥至九千餘貫元納專典枷鏁鞭撻典賣竭産有不能償姑息之弊一至於此臣自到郡欲漸革此弊即指揮受納官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於受納場前大叫數聲官吏軍民並皆辟易遂相率入州衙詣臣喧訴臣以理喻遣

方稍引去臣知此數百人必非齊同發意當有凶奸之人為首糾率容行葺探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丞陳皓狀申有人户顏巽男顏章顏益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踈糊藥丈尺短少以此揀退其逐人却將專典拑撮及輿擡納人等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喊奔走前去臣即時差人捉到顏章顏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只至明日人户一時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閙續據右司理院勘到顏章顏益招為本家有和買紬絹共三十

七疋章等為見遞年例只是將輕疎糊藥紬絹納官令年本州為綱運估剥數多以此指揮要納好絹章等既請和買官錢每疋一貫不合將低價收買昌化縣輕疎糊藥短絹納官其顏章又不合與兄顏益商量若或揀退即須拑撮專揀扇摇衆户吽鬫投州嚇脅官吏令只依遞年受納不堪紬絹尋將買到輕疎糊藥短絹五疋付揀子家人翁誠納官尋被翁誠覆本官揀退章等既見衆户亦有似此輕疎短絹多被揀退尋拑撮翁誠叫

屈顔益在後用手推翁誠令顔章拍去投州即便走出三門前吽屈二聲跳出欄干將兩手擡起喚衆户扇揺吽嗷稱一時投州去來衆户約二百餘人因此亦一時吽嗷相隨投州衙喧訴臣尋體訪得顔章顔益係第一等豪户顔巽之子巽先充書手因受贓虛消税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即用倖計構胥吏醫人託患放停又爲詐將産業重疊當出官鹽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奸凶衆所畏惡下獄之日閭里稱快謹按顔

葢顏章以匹夫之微令行於衆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衆多之勢脅制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大革前弊情理巨蠹實難含忍本州既已依法決訖臣獨判云顏章顏葢家傳凶狡氣葢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揺動長吏脅制監官蠹害之深難從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仍以散行曉示鄉村城郭人户今後更不得織造輕疎糊藥紬絹以備納官庶幾明年全革此弊伏望朝廷詳酌備録臣此狀下本路轉

運司遍行約束曉示所貴今後京師及本路官吏軍人皆得堪好衣賜及受納專副不至破家陪填所有臣法外刺配顔章顔益二人亦乞重行朝典謹録奏聞伏候

敕旨

貼黄勘會本州去年𤼵和買夏税物帛計一十四綱今來只估剥到四綱巳及九千餘貫乞下左藏庫方見估剥數目浩大

乞賜度牒修廨宇狀

元祐四年九月<sup></sup>缺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日皆為連樓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既無力修換又不恐拆為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頽毁中間雖有心長吏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梅摰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其餘率皆因循支撑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

故官舍日壞使前人遺構鞠為朽壤深可歎惜臣自熙寧中通判本州已見在州屋宇例皆傾邪日有覆壓之懼今又十五六年其壞可知到任之日見使宅樓廡欹仄罅縫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過其下慄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及問得通判職官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上至於軍資甲仗庫尤為損壞今年六月内使院屋倒壓傷手分書手二人八月内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婦一人因此之後不惟

官吏家屬日負憂恐至於吏卒往來無不狼顧臣以此不敢坐觀尋差官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係大段隳壞須至修完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修官吏供給及下諸州刻刷兵匠應副去訖臣非不知破用錢數浩大朝廷未必信從深欲減節以就約省而上件屋宇皆錢氏所構規摹高大無由裁樽使為小屋若頓行毀拆改造低小則目

前蕭然便成衰陋非惟軍民不悅亦非太平美事竊謂
仁聖在上憂愛臣子存恤遠方必不忍使官吏胥徒日
以軀命僥倖苟安於腐棟頹牆之下兼恐弊漏之極不
即修完三五年間必遂大壞至時改作又非二百道度
牒所能辦集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賜允從如蒙朝廷
體訪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賦兼

經狀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月五日據本州進士汪濊等一百四十人詣臣陳狀稱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敕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熟不願再有改更兼學者亦以

朝廷追復祖宗取士故事以詞學為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為恥比來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數從詩賦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使捐已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數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尚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既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

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横議之人欲收姑息之
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失士心故為改法
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
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
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
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為恥以此知前言
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
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為拙非獨詩

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前件進士汪溉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併入詩賦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從學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詩賦進士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

論高麗進奉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為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彊足以禍福高

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為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為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於海船内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頴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齎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齎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

黎臣巳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巳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髙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齎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為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闍棃為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

金塔為壽而不遣使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為此苟簡之禮以卜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為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以備採擇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甚衆訪聞徐戩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彫造夾注華

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於海舶載去交納

卻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謂此風豈

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奸細何所不至兼今來

引致高麗僧人必是徐戩本謀臣已枷送左司理

院根勘即當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奸

民猾商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齋金塔祝壽

臣以謂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簡無

禮莫斯為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為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重幣答其苟簡無禮之饋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為

可乞賜指揮施行

一高麗僧壽介齋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源闍黎仍諸處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天手下侍者非國王親屬其來乃致私奠本非國事待之輕重當與義天殊絕欲乞只許致奠之外其餘尋師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日却差船送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歸國更不差人船津送如有買賣許量辦歸裝不得廣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絶其來意上免
朝廷帑廪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弊之患臣
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龍圖閣
學士朝奉郎蘇軾狀奏勘會浙西七州軍冬春積水不
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揷晚秧又遭乾旱早晚俱損
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𣧾九十足錢小

民方冬已有饑者兩浙水鄉種麥絶少來歲之熟指秋為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來年春夏之交必有饑饉盜賊之憂本司除已與提轉商量多方擘畫准備外有合申奏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轉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百六十餘萬碩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刻刷變轉不行官吏急於趁辦務在免責催迫賦租督促欠負鉗東私酒漏税之類必倍於平日饑貧之民無路逃

死必將聚為盜賊又縁上供額斛數目至廣都未
有備見今逐州廣行收糴指揮嚴緊官吏不免遮
攔米穀添價貴糴以此斛㪷湧貴小民之食欲望
聖慈愍此一方遭罹熙寧中饑疫人死大半至今
城市寂寥少欠官私逋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賑
恤則一方餘民必在溝壑今來亦不敢望朝廷別
賜錢米但秖寛得轉運司上供年額錢斛則官吏
自然不行迫急之政而民自受賜矣乞出自宸斷

來年本路上解錢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
候豐熟日分作二年隨年額上供錢物起發所貴
公私稍獲通濟又恐官吏為見明年既得寛減僥
倖脊移更不盡心擘畫收拾以備補填年額乞特
賜指揮須管依年分收簇數足若遇移替其所簇
到數交割與後政永認不得出違年限
一見今逐州和糴常平斛㪷及省倉軍糧又糴封樁
錢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務趂辦爭奪相傾以

此米價益貴伏望聖慈速賜勘會如在京諸倉不待此米支用即令提轉疾速契勘逐州如省倉不闕軍糧常平糴散有備外更不得收糴所貴米價稍平小民不至失所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銀絹絲綿入市莫有顧者質庫人户往往晝閉若得官錢三二千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乞指揮提轉令將合上供錢散在諸州税户令買金銀紬絹充年額起發

一自來浙中奸民結為羣黨興販私鹽急則為盗近來朝廷痛減鹽價最為仁政然結集興販猶未甚衰深恐饑饉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羣黨愈衆或為深患欲乞朝廷指揮其盗賊情理重者及私鹽結聚羣黨皆許申鈐轄司權於法外行遣候豐熟日依舊所貴彈壓奸愚有所畏肅

右謹件如前勘會熙寧中兩浙饑饉是時米㪷二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㪷已及九十日長

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伏望仁聖哀憐早行賑恤今
來所奏一一並是詣實伏乞詳酌速賜指揮謹録奏聞
伏候敕旨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
軾狀奏臣自熙寧以來從事郡縣推行役事及元祐改
法臣忝詳定今又出守躬行其法考問吏民備見雇役
差役利害不敢不言雇役之法自第二等以上人户歲

出役錢至多行之數年錢愈重穀帛愈輕田宅愈賤以至破散化爲下等請以熈寜以前第一第二等户逐路逐州都數而較之元豐之末則多少相絶較然可知此雇役之法害上户者一也第四等已下舊本無役不過差充壯丁無所陪備而雇役法例出役錢雖所取不多而貧下之人無故出三五百錢未辦之間吏卒至門非百錢不能解免官錢未納此費已重故皆化爲游手聚爲盜賊當時議者亦欲蠲免此等而户數至廣積少成

多役錢待此而足若皆蠲免則所喪大半雇法無由施行此雇役之法害下户者二也今改行差役則二害皆去天下幸甚獨有第三等人户方雇役時每户歲出錢多者不過三四千而今應一役為費少者日不下百錢二年一替當費七十餘千而休閒遠者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樂可知也而况農民在官貪吏狡胥恣為蠶食其費又不可以一二數此則差役之法害於中等户者一也

今之議者或欲專行差役或欲復行雇法皆偏詞過論也臣愚以謂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役以代中等人户頗除一害以全二利此最良法可久行者但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令役空閒人户不及三番處許以六色錢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此法未為允當何者百姓出錢本為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許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等人户之勞法不簡徑使奸吏小人得以伸縮臣到杭州點檢諸縣

雇役皆不應法錢塘仁和富實縣分則皆雇人新城昌化將為貧薄反不得雇蓋轉運司特於法外創立式樣令諸縣不得將逐等人户都數通比其貧下縣分第一第二等人户例皆稀少至第三等則户數猥多以此漲起人户皆及三番然第三等户豈可承當第一等色役則知通計三等乃俗吏之巧薄非朝廷立法之本意也臣方一面改正施行次旋准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敕諸州衙前投名不足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

且依舊條差役吏不支錢又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閒未及三年即以助役錢支募此法既下吏民相顧皆所未曉比於前來三番之法尤為不通前史稱蕭何為法講若畫一蓋謂簡徑易曉雖山邑小吏窮鄉野人皆能别白遵守然後為不刋之法也臣身為侍從又忝長民不可不言謹具前件條貫不便事狀及臣愚見所欲起請者畫一如左

一前件敕節文云看詳衙前自降招募指揮隹及一

年諸州路軍尚有招募投名不足去處其應役年滿衙前雖依舊支與支酬勒令在役然非鄉户情願充應若後更無人願募即鄉户衙前卒無替期乃是勒令長名祇應顯於人情未便今欲將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門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錢即全行支給却罷差充仍除鄉差年限未滿人户依條理當本户色役

外其投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户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即許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放并仰逐處監司相度見役衙前如有虛占窠名可以省併出處裁減人額却將減下錢數添搭入重難支酬施行

臣今看詳前件敕條深為未便凡長名衙前所以招募不足者特以支錢虧少故也自元豐前不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常抑勒差充直以重難月給

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之人如李承之沈括吳雍之類每一使至輒以減刻為功至元豐之末衙前支酬可謂僅足而無餘矣而元祐改法之初又行減削多是不支月給以故招募不行今不反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役錢二十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然而歳免役錢二十千許計會六色人户放免則是應募日增六色錢日減也若天下投名衙前並免

此二十千即六色錢存者無幾若只是闕額招募到人方得免放則均是投名厚薄頓殊其理安在
朝廷既許歲免二十千則是明知支酬虧少以此補足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所謂計會六色人户者蓋令衷私商量取錢若遇頑猾人户抵賴不還或將諸物高價準折訟之於官經涉歲月乃肯備償則衙前所獲無幾何如官支二十千
朝請慕獲豈不簡徑易曉故臣愚以謂上件敕條

必難久行議者多謂官若添錢招募則奸民觀望未肯投名以待多添錢數今來計會六色人户放免役錢正與添錢無異雖巧作名目其實一般大抵支錢既足萬無招募不行之理自熙寧以來無一人闕額豈有今日頓不應募臣今起請欲乞行下諸路監司守令應闕額長名衙前須管限日招募數足如不足即具元豐以前因何招募得行今來因何不足事由申奏如合添錢雇募即與本路

監司商議一面施行訖具委無大破保明聞奏若
限滿無故招募不足即取勘干繫官吏施行如此
不過半年天下必無闕額長名衙前而所添錢數
未必人人歲添二十千兼止用坊場河渡錢非如
今法計會放免侵用六色錢也
一前件敕節文云看詳鄉差人户物力厚薄等第高
下丁口進減放不常定恐難限以番次名募不若
約空閒之年以定差法立役次輕重雇募役人顯

見均當兼可以將寛剰役錢裁減無丁及女户所出錢數欲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閒未及三年即據未及之户以助役錢支募候有户罷支巳募之人各依本役年限候滿日差罷令後遇有支遣准此及以一路助役錢除依條量留一分准備外據餘剰錢數却於無丁及女户所出役錢内量行裁減具數奏聞所有先降雇募州役及分番指揮更不許

臣今看詳諸役以二年為一番向來指揮如空閒人户不及三番則令雇募是聖恩本欲百姓空閒六年也今來無故忽減作三年吏民無不愕然以謂中等人户方苦差役正望朝廷別加寬恤而六色錢幸有餘剩正可加添番數而乃減作三年農民皆紛然相告云向來差役雖甚勞苦然朝廷猶許我輩閒了六年今來只許閒得三年必是朝廷別要此錢使用方二聖躬行仁厚天下歸心忽有此

言布聞遠邇深為可惜雖云量留一分准備外據餘剰數却於無丁及女户所出役錢内量行裁減此乃空言無實止是建議之人假為此名以濟其說臣請為朝廷詰之人户差役年月人人不同本縣有户無户日日不同加以税産開收丁口進退雖有聖智莫能前知當雇當差臨事乃定如何於一年前預知來年合用錢數見得寛剰便行減放臣知此法必無由施行但空言而已若今來寛剰

已行減放來年不足又須却增減紛然簿書淆亂百弊橫生有不可勝言者矣方今中等人户正以應役為苦而六色人户猶以出錢為樂苦者更減三年樂者又行減放其理安在大抵六色錢本役免役理當盡用雇人除量留准備外一文不合樁留然後事簡而法意通名正而人心服惟有一事不得不加周慮蓋逐州逐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盡用雇人則苦樂不齊錢多之處役户太優與六

色人户相形反為不易臣今起請欲乞今後六色錢常椿留一年准備如元祐四年只得用元祐二年錢其三年錢椿留准備用及約度諸般合用錢謂如官吏請雇人錢之類外其餘委自提刑轉運與守令商議將逐州逐縣人户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為先後如此則事簡而易行錢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外漸蘇則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變矣

貼黄若行此法今後空閑三年人户官吏隱庇不差

却行雇募無由點檢縱許人告自非多事好訟之人

誰肯告訐若有本等已上間及三年未委專以空閑

先後為斷為復參用物力髙下定差既無果决條貫

今後詞訟必多

右謹件如前朝廷改法數年至今民心紛然未定臣在

外服目所親見正為此數事耳伏望聖慈與執政大臣

早定此法果斷而行之若還付有司則出納之吝必無

成議日復一日農民凋弊所憂不小臣干犯天威謹俟斧鉞之誅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為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將金塔二所附壽介前來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已一面退還其狀仍令本州所差伴話僧思義只作已意體問所獻金塔次第其高麗僧壽介知臣不

為聞奏方始將出僧統義天付身文字以示恩義乃是欲將金塔二所捨入杭州惠因院等處祝延聖壽仍云隨身收管不可擅動元封俟續有疏文到日方可施納以此顯見高麗人將此金塔嘗探中國意度臣既退還其狀將來必是自將此塔捨在惠因等院既是夷私捨施僧院即朝廷難為回賜若受而不報夷虜性貪或生怨望伏望朝廷揔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如壽介等將上件金塔捨施亦乞只作臣意度一面答不奉朝旨不敢

令僧院收留所貴稍絶後患謹録奏聞伏候敕㫖

貼黄臣體問得惠因院亡僧淨源本是庸人只因多與往還致商人等於高麗國中妄有談說是致義天遠來從學因此本院厚獲施利而淮浙官私徧遭擾亂今來又訪聞得還是本院行者姓顏人賫持淨源真影舍利隨船舶過海是致義天復差人祭奠臣見令所司根勘候見詣實奏聞次今來若許惠因院收留金塔乃是庸人奸猾自圖厚利為國生事深為不

可

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

元祐四年十二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為泉州商客徐戩帶領高麗國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等到來杭州致祭亡僧淨源因便帶到金塔二所遂具畫一事由聞奏已准朝旨許令壽介等致祭亡僧淨源畢差人船送到明州附因便海船歸國如淨源徒弟願與回贈物色即量度回贈本州已依

准指揮許令壽介等致祭淨源了畢其徒弟量將土儀回贈壽介等收受所有帶到金塔二所據壽介等令監伴職員前來告臣云恐帶回本國得罪不輕臣已依元奏詞語判狀付逐僧執歸本國照會及本州即時差撥人船乘載壽介等亦將米麪蠟燭之類隨宜餞送逐僧於十一月三十日起發前去外訪聞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麗國竊恐久滞逐僧在彼不便竊聞泉州多有海船入高麗往來買賣除已牒明州契勘如壽介

等到來年卒無因便舶船即一面申奏乞發往泉州附船歸國外須至奏聞者　右伏乞朝廷特降指揮下明州疾速契勘依此施行所貴不至住滯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㪷出糶濟饑等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指揮本州令在州并倚郭兩縣糶常平米一千石及外七縣大縣日糶百石小縣五十石約計

日糴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將見管裏外常平米均匀兑撥除本州倚郭畧已足用外其餘七縣見闕三萬餘石雖蒙朝廷賜上供米一十萬石於本路出糶已準轉運司牒報於越睦州撥三萬石與杭州然本州年計見闕軍糧六萬餘石越睦州未尚不了兑充軍糧更無緣出賣以此外縣出糶實闕三萬餘石臣已一面指揮諸縣那移般運開場出糶以平米價庶幾深山窮谷小民不至大段失所然約度見管米數恐只至四五月

間必然糴盡若秋穀未登糴場不繼即民間頓然闕食深可憂慮臣勘會諸州例皆闕米縱使督迫轉運提刑司必是無處擘畫那移應副惟有一策恐可濟辦緣臣去歲曾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本州廨宇未嘗施行臣於十二月末曾作書與太師文彥博以下執政八人乞早奏陳特許給上件度牒二百道臣欲權將上件度牒召募蘇湖常秀人户令於本州闕米縣分入中斛㪷以優價入中減價出賣約可得二萬五千石糴得一萬五

千貫訪聞蘇湖常秀雖其災傷富民却薄有蓄積若以度牒召募必肯入中却以此錢修完廨宇庶幾先濟饑殍之民後完久壞屋宇兩事皆濟則吏民荷德無窮臣發此書已四十餘日至今無報不免干冒朝廷上瀆聖聽伏乞聖慈深哀本州外邑溪谷之民將墜溝壑特發宸斷速賜允從臣無任惶恐戰慄待罪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論葉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今月十七日准轉運使葉温叟牒杭州准尚書禮部符准元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敕勘會兩浙淮南路見係災傷民間穀價湧貴雖已降指揮減撥上供斛㪷出糶及依條賑恤外切慮所用斛㪷數多不能周足牒奉敕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召人入納斛㪷或見錢糴入官司封樁及諸色斛㪷添助賑濟支用者省部今依准

敕命指揮出給到空名度牒三百道并封皮須至符送

者符當司主者候到一依前項敕命指揮及照會元祐

敕令疾速施行仍關提刑鈐轄司及合屬去處不管稍

有違慢者當司契勘杭越蘇湖常秀潤衢婺台等州災

傷放税除衢州放税只及二釐不至災傷更不撥外今

將杭越等九州放税錢數衮紐每州合得道數須至行

遣數内杭州三十道者臣看詳上件敕旨爲兩浙淮南

路災傷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

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轉運司既受上件敕旨即合與提刑及浙東西兩路鈐轄司商量分擘仍須參州郡大小户口衆寡及災傷分數品配合得道數依公分擘今來轉運使葉温叟因出巡蘇秀等州在路受得上件敕旨便敢公然違戾更不計會提刑及兩路鈐轄司亦不與轉運判官張璹商議便一面擅行分擘內杭州只得三十道切緣杭州城内生齒不可勝數約計四五十萬人裹外九縣主客户口共三十餘萬今來檢放水旱雖

只計一分六釐又緣杭州自來土產米穀不多全仰蘇湖常秀等州般運斛㪷接濟若數州不熟即杭州雖十分豐稔亦不免為饑年自去歲十月以後米價湧長至每㪷九十足錢近歲浙中難得見錢每㪷九十便比熙寧以前百四五十因糴常平米每日不下五六萬人爭糴方免餓殍今來聖恩優恤一路委自提轉及兩路鈐轄司分擘度牒而温叟獨出私意只分與杭州三十道內潤州人戶比杭州十分纔及一二却分得一百道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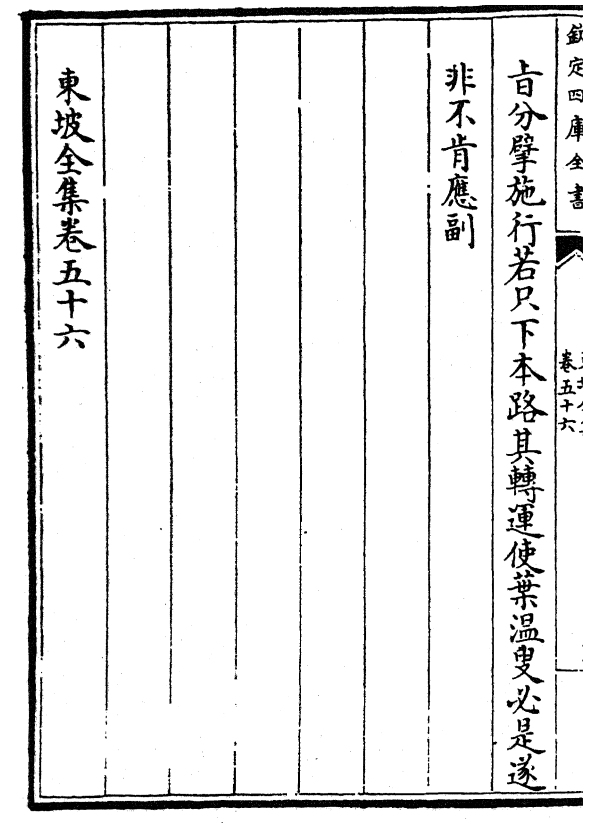
餘多少任情未易悉數致杭州百姓例皆咨怨將謂聖恩偏厚潤州不及杭州不知自是温叟公違敕旨任情分擘須至奏陳者　右臣先於二月四日奏為杭州諸縣出糶官米自二月至六月終閥三萬餘石乞特賜度牒二百道召人入中米外縣吏民日夜企望朝廷施行雖大旱望雨執熱思濯未喻其急度奏狀未到間已蒙朝廷施行乃是聖明洞照數千里外事有如目覩今乃為轉運使葉温叟自出私意多少任情以杭州衆大甲

於兩路只分與三十道吏民驚駭莫曉其意臣竊原望
意蓋謂提刑轉主賑濟鈐轄司專管災傷盜賊故令轉
運司與兩司同共相度分擘今温叟並不計會兩司及
轉運判官直自一面任意分擘牒送諸州更不關報鈐
轄司臣忝為侍從出使一路温叟似此凌蔑肆行臣若
不言必無人更敢論列況杭州見今裏外一十九處開
場糶米糶者如雲雖寄居待闕官員亦行差請杭人素
來驕奢本以糶官米為恥若非饑急豈肯來糶此皆温

吏與諸監司所共目覩今來只分三十道深駭物聽切緣度牒三百道約直錢五萬餘貫所在商賈富民爲之奔走洶動而温吏一面任意分擘更不計會逐司豈得穩便兼臣訪聞去歲諸郡檢放稅賦多有不實不盡只如蘇州積水瀰望衆所共見今來放稅分數反不及潤州葢是檢放官吏觀望漕司意指及各隨本州長吏用意厚薄未必皆是的實今來温吏專用放稅分數爲斷深爲未允縱使檢放得實而州郡大小户口多寡不同

亦合參酌品配從逐司公共相度分擘方得允當今來
但係溫叟所定賑濟州郡即多得度牒應係別人地分
例皆靳惜不與顯見全然不公臣巳牒轉運司請細詳
上件朝旨計會提刑鈐轄司依公分擘去訖深慮溫叟
未肯聽從縱肯聽從不過量添三二十道亦是支用不
足伏望聖慈體念杭州元奏闕米二萬石本乞度牒二
百道方稍足用今來不敢更望上件數目只乞特賜指
揮於三百道內支一百五十道與杭州況其餘州軍元

無奏請闕米去處將其餘一百五十道分與亦無闕事
伏乞早賜指揮所貴災傷之民均受聖澤不至以一夫
私意專制多少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乞度牒二百道今來轉
運使只與三十道潤州元不奏闕米顯是常平錢米
足用今來却與一百道深駭物聽乞朝廷詳酌諸州
元無奏請闕米去處若依臣所奏分與一百五十道
已出望外杭州若得一百五十道猶未足用乞自聖




旨分擘施行若只下本路其轉運使葉温叟必是遂非不肯應副

東坡全集卷五十六

# 東坡全集卷五十七

宋 蘇軾 撰

## 奏議六首

### 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為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

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羮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為有神下告我也孫晧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晧以為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

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合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

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
鼈同為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必哉此西湖之不可
廢者一也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
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
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壊若二十
年之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
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
放水漑田每減一寸可漑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漑五十

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濶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濬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藉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

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日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寛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敕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

謹以聖意增價召入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
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
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
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
以其餘棄與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
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
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
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

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敕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為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沐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貼黃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為除去及六七月
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芟夷蘊崇使不復滋蔓又浙中
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伏乞聖慈早賜
開允及此良時興工不勝幸甚
又貼黃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灌注
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瀆天
聽別具狀申三省去訖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申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皆云惟苦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一開後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闤闠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汹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寨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户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藉園囿隙地例成丘阜積雨

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
公私壅滯以尺寸水欲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
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
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日納
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
當然不足怪也軾又問言潮水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
以來如此則城中皆為丘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疊
泥沙不過三五十年所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

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既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既清徹無由淤塞而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為清河意似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潮又況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為葑田霖潦之際無所潴畜流溢害田而旱乾之月湖自

減涸不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
西湖作石函記其畧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
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
伏時可溉五十頃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時則瀕湖千頃
無凶年矣由此觀之西湖之水尚能自運河入田以溉
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
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
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縁

此暴貴尋刻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工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茆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船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税蘇堅建議曰江潮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久若遂用錢氏故事以堰閘却之令自城外轉過不惟事體稍大而湖面葑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

全恃宜參酌古今且用中策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茆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閘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茆山河而北出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茅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闤闠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搔擾之患而茅山河縱復

淤填乃在人户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淘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為人患潮水自茅山河行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泥沙澄墜雖入鹽橋河亦不淤填自來潮水入茅山鹽橋二河只淤填十里自十里以外不曾開淘此已然之明効也茅山河既日受潮水無緣涸竭而鹽橋河底低茅山河底四尺梅家橋下量得水深四尺而碧波亭前水深八尺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理然猶當過處以備乏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于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一暗門外斛門一所一湧金門外水閘一所一集賢亭前水筧

一所一集賢亭後水閘一所一菩提寺前㪷門一所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為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于淤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十丈復鑿為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于猫兒橋河口自猫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于鹽橋河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潮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永無乏絕

之憂矣而湖水所過皆闤闠曲折之間頗作石櫃貯水使民得汲用澣濯且以備火災其利甚博此所謂參酌古今而用中策也軾尋以堅之言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黄僎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如堅言可成無疑也謹以四月二十日興功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杭州城中多鹵地無甘井唐刺史李泌始作六井皆引湖水注其中歲久不治熙寧中知州陳襄與軾同學畫修完而功不堅至今復廢壞軾今改作瓦筒又以塼石培甃固護可以堅久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覩此利便

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為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水面日減茭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患兵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為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既高估米價召人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饑民消折之餘尚有錢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

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畧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為急然皆用工滅裂又無以善其後盖西湖水淺茭葑壯猛雖盡力開撩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茭每歲之春芟除漭漉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為茭蕩永無茭草堙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即給與人户量出課利作茭蕩租佃獲利既厚歲歲加功若稍

不除治徽生茭葑即許人刻債但使人户常憂刻奪自然盡力永無後患今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雇得十萬工每工約開葑一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為小補若量破錢米召募饑民興役必不濟事若每日破米三升錢五十五文足雇一强壯人夫然後可使雖云强壯然艱食之歲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亦歸於賑濟也軾尋以敦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擘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捍江船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般載葑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工去訖今來有合行起請事件

謹具畫一如左

一今來所創置鈐轄司前一閘雖每遇潮上閘閘一

兩時辰而公私舟船欲出入閘者自須先期出入

必不肯端坐以待閘閘兼更有茅山一河自可通

行以此實無阻滯之患而能隔截江潮徑自茅山

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河永無堙塞開淘搔擾之

患為利不小恐來者不知本末以阻滯為言輕有

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今來起請新置鈐轄司

前一閘遇潮上閉訖方得開龍山浙江閘候潮平
水清方得却開鈐轄司前閘
一鹽橋運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積中所立石
刻為人户屋舍侵占䧁路已行除拆外具載闊狹
丈尺今方二十餘年而兩岸人户復侵占䧁路葢
屋數千間却於屋外别作䧁路以致河道日就淺
窄準此據理並合拆除本州方行相度而人户相
率經州乞遷逐人家後丈尺各作木岸以護河堤

仍據所侵占地量出賃錢官為樁管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狀施行去訖今來起請應占牽路人户所出賃錢並送通判廳收管準備修補河岸不得别將支用如違並科違制

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茭葑之地方許請賃種植今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人户請佃種菱深慮歲久人户日漸侵占舊來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州候開湖了日於今

來新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為界亦須至
立條約束今來起請應石塔以内水面不得請射
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支賞錢五貫文省
以犯人家財充
一湖上種菱人户自來𤅢割葑地如田塍狀以為疆
界縁此即漸葑合不可不禁今來起請應種菱人
户只得標插竹木為四至不得以𤅢葑為界如違
亦許人刻債

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百五十四貫充公使今來既開草葑盡變為菱蕩給與人户租佃即今後課利亦必稍增若撥入公使庫未為穩便今來起請欲乞應西湖上新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額今後永不得增添如人户不切除治致少有草葑即許人剗賃其剗賃人特與權免三年課利所有新舊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庫更不得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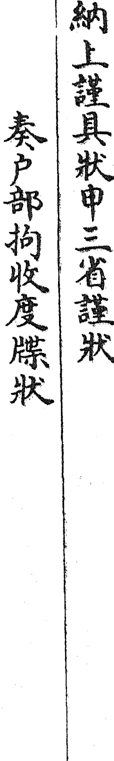
用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如敢别將支用並科
違制

一錢塘縣尉廨宇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塘
縣尉銜位内帶管勾開湖司公事常切點檢纔有
茭葑即依法施行或支開湖司錢物雇人開撩替
日委後政點檢交割如有茭葑不切除治即申所
屬點檢申吏部理爲遺制

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塘縣尉廳上常切

點檢

右謹件如前勘會西湖葑田共二十五萬餘丈合用人夫二十餘萬功上件錢米約可雇十萬功只開得一半軾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紊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特賜詳覽前件所陳利害及起請六事逐一敷奏立為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禀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


納上謹具狀申三省謹狀

## 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者伏見二聖遇災而懼憂勞四方所以拯救饑民者可謂至矣兩浙淮南蒙賜度牒六百道而杭揚二州各得百道吏民鼓舞歌詠聖澤曾未數日而淮西提刑申戶部本路常平斛斗足用不須上件度牒兩浙轉運提刑亦申本路今年豐熟別無流民是

致户部申都省却乞拘收度牒錢斛以備别時支用都
省更不奏禀聖旨便行下本路提刑司依户部所申施
行臣勘會自來聖恩以災傷特賜錢物賑濟即無似此
中變却自都省行下追收體例深駭物聽淮浙兩路去
歲災傷之甚行路備知便使今年秋穀大稔猶恐未補
瘡痍而况春夏之交稻秧未了未委逐路提轉如何見
得今年秋熟便申豐稔顯是小臣無意䘏民專務獻諂
而户部都省樂聞其言即時施行追寢二聖已行之澤

百姓聞之皆謂朝廷不惜饑民而惜此數百紙度牒中路翻悔為惠不終臣忝備禁從受恩至深不忍小臣惑誤執政屯膏反汗虧汙聖德惜毫毛之費致丘山之損是以冒昧獻言伏望聖慈察臣孤忠留中省覽更不降出只作聖意訪聞戒飭執政令速降指揮更不得拘收一依前降聖旨盡用賑濟所貴艱食之民始終被惠亦免二聖已行恩命反覆追收失信天下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臣近有狀奏乞更賜度牒五十道用開西湖葑田仍以一面指揮本州將前來度牒變轉賑濟外所餘錢米召募艱食之民興功開淘今來纔及一月漸以見功吏民踴躍從事農工父老無不感悅忽蒙都省拘收錢米自指揮到日更不敢支動吏民失望前功併棄深可痛惜伏乞出自聖意指揮三省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自以受恩深重每有所見不敢不盡今者上忤執政下忤戶部監司伏望聖慈愍臣孤忠

不避仇怨特乞留中不出以全臣子

應詔論四事狀

元祐五年六月初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者伏覩邸報以諸路旱災内出手詔兩道其略曰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尚多上下厄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又曰意者政令寛弛吏或為害而莫知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材有抑而未用臣伏讀至此

感憤涕泣而言曰嗚呼陛下即位改元于今五年三出此言矣雖禹湯之聖不惜罪已而臣子之心誠不忍聞思有以少補聖政助成應天之實使堯舜之仁名言皆行心迹相應庶幾天人感通災沴不作免使君父數出此言不勝拳拳孤忠而志慮短淺又以出守外服不能盡知朝政得失獨以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日夜奉行殘傷其肌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為國斂怨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謹具條件

如左

一伏見元祐四年八月十九日敕節文應見欠市易人户籍納拘收産業自來所收課利及估賣到諸般物色錢已及官本别無失陷除已有人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聖恩深厚燭知民隱誠三王推本人情之政也尋契勘杭州共有一百一十二户合該上項敕條方且次第施行次忽准

尚書戶部符據蘇州申明如何謂之折納如何謂之籍納本部已依條估覆供認伏定入官折還欠錢謂之折納已經估覆三估不伏定即以所估高價籍定者謂之籍納惟籍納産業方許給還用此契勘遂無一戶可以應得指揮至有已給再追者於是百姓讙然出訴于庭以謂某等自失業已來父母妻子離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伏幸仁聖在上昭恤如此命下之初如蒙更生今者有司泌文

生意又復壅隔雖有惠澤蓋與無同臣即看詳元
初立法本為興置市易巳來凡異時民間生財自
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無他業不免與官
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產召保立限增價出息
賒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及至限滿不能塡償
又理一重息罰歲月益久逋欠愈多科决監錮以
逮妻孥市易官吏方且計較功償巧為文詞致許
人户願以屋業及田土折納還官各以差官檢估

取伏定文狀了日理作季限放免息罰台人添價收買方人户在係槩之時州縣督責嚴急如有産業田土豈復自能為主檢估伏認勢須在官雖名情願實只空文唯是頑狡之人或能抵拒以至三估未肯供狀及其既納皆是折還欠錢並籍在官有何不同聖恩寛大特為立法以救前日之弊所稱籍納只是臨時立文出於偶爾而有司執閡妄意分别若果如申明即是善良畏事之人不蒙優

恤元初特頑狡譮與官為競之民却被恵澤事理如此豈不倒置不惟元條無此明文實恐非朝廷綏養窮困之意及檢會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敕人户欠市易官錢將樓店屋産折納在官並將所收房課充折別無少欠亦許給還亦不曾分别折納籍納以此推攷顯無可疑自是蘇州官吏巧薄以刻為忠曲有申明而户部吝於出納以害仁政伏乞特加詳察不以折納籍納並依元條施行

所貴失業之人均被聖恩

一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八日敕尚書户部狀據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喬執中奏熙寧四年以後至元豐三年以前新法積欠鹽錢及有均攤等人陪填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比類市易等錢只今送納産鹽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乞除放等事本部勘當欲並依喬執中所奏前項事理施行仍連狀奉聖旨依及準提刑司備坐元奏積欠鹽錢

前後官司催納僅及六年催到貫萬不少今來所
欠並是下等貧困之人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及
逐節事理遂具狀申奏今准省符前項指揮請詳
朝旨施行本州契勘上件年分計有四百四十五
户自承朝旨已來迨今首尾五年纔放得二十三
户臣竊怪之以謂東南鹽法久為民患原其造端
蓋自兩浙流衍散漫遂及江南福建流弊之末人
不堪命故詔令之下如救水火今者五年之久民

之疾苦依然尚在朝廷德澤十不行一何也推考其故蓋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而州縣吏人因緣為姦以市賄賂故久而不決竊詳元奏之意本謂積欠歲久前後官司催納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貧困之人既以累經赦恩比類市易只乞與納官本價錢本部勘當以此並乞依奏仍連狀奉聖旨施行即是執中所奏欠户自是貧困之人皆當釋放矣省部行下務從文

省止是節略元奏為其已涉六年見今貧乏無可
送納非為更行勘會須得委是貧乏方可施行至
元祐二年本州再以元豐四年已後至八年登極
大赦以前積欠鹽户奏乞除放省部看詳方始立
文如委是貧乏即依元祐元年九月十八日已降
朝旨施行以顯執中當時所奏並謂見今貧乏無
可送納合行一例除放及節次本州與轉運司各
曾申明省符與元奏詞語不同省部亦已開析緣

元係連狀並依前項所奏施行事理甚明而主事
堅執至今疑惑至使州縣吏人户户行遣一一較
量計構官司買囑隣里尚復多方指摘以肆規求
待其充欲然後保明遂致其間一百四十九户巳
放而復行勘會一百六十五户申省見勘會而未
圓二十五户巳圓而申禀監司及有一户二户旋
申省部如此反復多方留難即五年之久未足為
怪也伏惟仁聖在上憂民疾苦寤寐不忘恵澤之

下宜如置郵傳命令乃中道廢格以開奸吏乞取
之路反使朝廷之恩獨與奪於州縣庸人之手省
部既不鈎察官吏亦怙不為處甚非所以仰稱仁
聖焦勞愛民之意也伏乞昭示德音申飭有司更
不勘會是與不是貧乏無俾奸吏執文害意以壅
隔朝廷大惠不然或斷以第三等以下並依上件
朝旨施行則法令易簡一言自足矣蓋等第素定
貧富較然朝行夕至奸吏無所措意也所有元豐

四年以後及至八年大赦以前所欠鹽户亦乞依

此施行

貼黄契勘熙寧四年以後止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人户積欠共計五萬三百餘貫若謂非貧乏有可送納即自元祐元年至今並不曽納到分文顯見有司空留帳籍虚數以害朝廷實惠

一伏見熙寧中天下以新法從事凡利源所在皆歸之常平使者而轉運司歳入之計惟田賦與酒税

而已方是時民財窘亟酒稅例皆減耗諸路旣已經費不足上下督責益急故酒務官吏至有與庸保雜作州縣受官視事去處亦或為小民諠譁群飲之肆又不能售往往苟逃罪戾巧為文致誘導無知之民以陷欠負破蕩之禍如許人供通自已或借他人產業當酒是也臣近契勘杭州自承上件指揮以來以產當酒者計一千四百三十三户計錢一十四萬二千九百餘貫前後官司催督監

錮繼以鞭笞拘當在官使之離業又自收其租利中間以至係縲犴獄公與私皆擾人與產俱亡十餘年間除已催到一十二萬九千四百餘貫計千二十九户外尚有餘欠一萬三千四百餘貫計四百四户歲月既久終不能填償豈非並是困窮無有之人乎尋檢會元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敕酒務留當產業依鹽錢例拘收以其鹽與酒事同體一故也今者鹽錢欠户已准元祐元年九月十六

日及二年九月十八日朝旨許納場監地頭官本價錢餘並除放獨酒欠至今未蒙如此施行豈容事同體一拘收則同而除放則異此無他蓋有司不能推廣朝廷德意故也臣愚欲乞將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酒欠人户並依所欠鹽錢已得朝旨并今來前項申明更不勘會貧乏或斷自第三等以下事理施行不惟海隅細民並蒙休澤寔亦無偏無黨皇極之道也

一伏見元豐四年杭州合發和買絹二十三萬一千疋准朝旨撥轉運司錢於餘杭等縣委官置場一十一處收買尋以數內揀下不堪上供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計錢五萬五千餘貫却勒逐場變轉是時錢重物輕一日併出既聲言行濫不受於官又須元價以責償足捐之市中莫有顧者於是官吏惶駭莫知所為不免一切賒貸及假借官勢抑配在民往往其間浮浪小人與無賴子弟詭冒姓

名朋欺上下元買官吏茍得虛數還之有司以緩目前之禍其後督責嚴急必於取償奏立近期專委强吏十餘年間如捕寇盜除催到四萬六千餘貫外餘欠八千二百餘貫共二百八十二户並是貧民下户無所從出與詭冒逃移不知頭主及干繫均納之人連延至今終不能足惟有簿書以資姦吏追擾遺害未已今者伏准元祐五年四月初九日敕諸處見欠蠶鹽和預買青苗錢物元是冒

名無可催埋或全家逃移鄰里抱認或元無頭主均及干繫人以此積年未能了絶雖係元請官本况内有已該元豐八年登極大赦者依聖旨並特除放歡聲播傳和氣充塞臣於此時仰知聖德廣大正使堯湯水旱亦不足慮也然政有體事有數體雖備而數不能悉言雖不及而意在是者蓋非俗吏所能知也臣輒不避僭妄竊詳和買之法以錢與民而收絹是猶補助耕斂之意公私兩有之

利也元豐官吏以絹與民而收錢又皆行濫棄捐之餘取償倍稱不實之直賒貸抑配以苟免一時失陷之責即是利專自為害專在民也事理人情輕重可見聖恩矜恤宜在所先臣愚以謂元豐四年退賣物帛既同是和買之名又有非法病民之實自合依今年四月九日朝旨施行外伏望朝廷深念前項弊害止是出於一時官吏私意非如蠶鹽和預買青苗天下公共之法更賜加察告示矜

寛不以有無頭主是與不是冒名及隣里抱認與均及干繫人並特與除放是亦稱物平施天之道也

右所有四事伏望聖慈特察臣孫忠志在愛君別無情弊更賜清問左右大臣如無異論便乞出敕施行若後稍有一事一件不如所言臣甘伏罔上誤朝之罪若復行下有司反復勘會必是巧為駁難無由施行臣緣此得罪萬死無悔但恨仁聖之心本不如此天降甘雨為

物所隅終不到地可為痛惜而況前件四事錢物數目
雖多皆是空文必難催索徒使胥吏小人緣而為奸感
福平民故臣敢謂放之則損虚名而收實恵不放則存
虚數而受實禍利害較然伏望聖明特出宸斷天下幸
甚臣愚惷少慮言語粗疎干犯天威伏俟斧鑕謹録奏
聞伏候敕旨
貼黄臣伏見四方百姓皆知二聖恤民之心無異父
母但臣子不能推行致澤不下流日近以蘇州官吏

妄有申明折納籍納一事户部從而立法致已給還
産業却行追收人户詣臣哀訴皆云黄紙放了白紙
却收有泣下者臣竊深悲之自二聖嗣位已來恩貸
指揮多被有司巧爲艱閡故四方皆有黄紙放而白
紙收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怨有司然陛下亦未嘗峻
發德音戒敕大臣令盡理推行則亦非獨有司之過
也况臣所論四事錢物雖多皆是虚數必難催理除
是復用小人如吳居厚盧秉之類假以事權濟其威

虐則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只循常法何縁索得三五年後人户竭産伍保散亡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謂之聖恩矣伏見坤成節在近天下臣子皆以放生為忠度僧為福臣愚無知不識大體輒敢以此四事為獻伏望留神省覽指揮執政便與施行導迎天休以益聖筭其賢於放生度僧亦遠矣若陛下不少留神執政只作常程文字行下一落胥吏庸人之手則茫然如墮海中民復何望

矣臣言狂意切必遭衆怒伏乞聖慈只行出前件奏狀留此貼黄一紙更不降出以全孤危庶使愚臣今後每有所聞得盡論列以報 二聖知遇之恩萬分之一也臣不勝大願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刋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

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糴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敕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

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它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㪷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中寛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

一為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絶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

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
之歳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
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況有天下子萬姓而不
計其後乎臣自去歳以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
陛下容散而田荒也去歳杭州米價每㪷至八九十自
今歳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
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
初㪷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

糶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
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
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
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髙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
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
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為
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
圩埠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

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璹自常潤還所言畧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聞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栰撈摝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稈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糴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兑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糴

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饑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横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糴過常平米見在絶數少熙寧之憂凛凛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閒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别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今

來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斗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愈迫和糴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聖慈備録臣奏行下户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准備常平斛㪷出糶救饑如合准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

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准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臣聞之道路閩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云邵武軍有强賊人數不少恐是廖恩餘黨轉運司見令

衢州官吏就近體訪雖未知虛實然恐萬一有之不可不豫慮也

又貼黄臣謹按唐史憲宗謂宰臣曰卿等累言吳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至為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西道狀皆云水旱且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苟非事實豈敢上陳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卑選擇非其人奏報之間或容希媚況推誠之道君人大本苟一方不稔當即

日救濟其饑貧況可疑之耶帝曰向者不思而有此

問朕言過矣綘等稽首再拜帝曰今後諸道被荒之

處速宜蠲貸之又按本朝會要太宗嘗語宰臣曰國

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南數

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聞不

至流亡兼無饑殍亦無盜賊之患苟無積粟何以拯

救饑民臣近者每覩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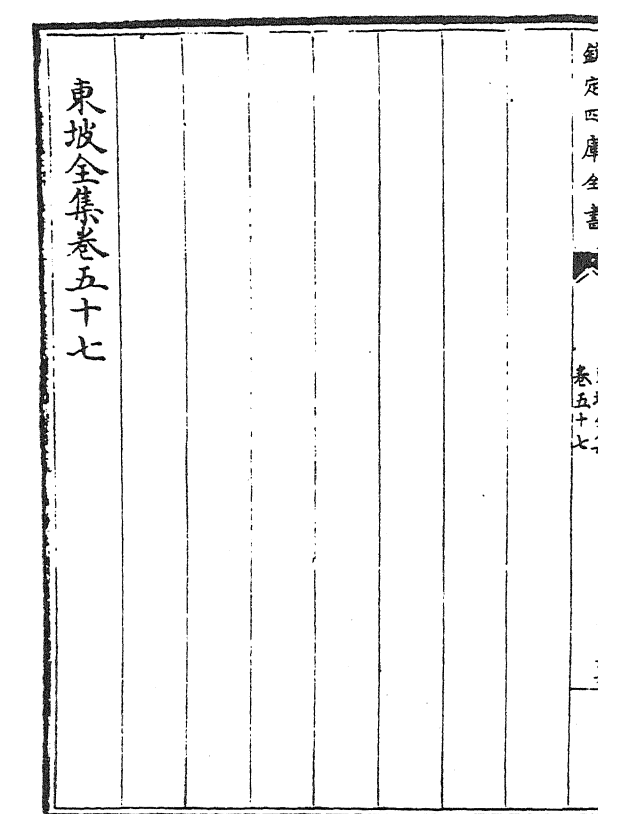
間先奏雨水匀調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餓殍流

亡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豈熟不須先知人人爭奏災傷正合豫備相顧不言若非朝廷廣加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奏浙西災傷第二狀

元祐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為浙西數郡淫雨風濤為害恐災傷之勢甚於去年而常平斛㪷例皆出糶見在數少恐來年民間闕食無可賑濟乞備錄臣奏下戶部及本

路提轉鈐轄司相度合如何擘畫收糴準備出糶未蒙
施行今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皆連晝夜大
風雨二十四日雨稍止至夜復大雨竊料蘇湖等州風
濤所損必加於前若不早作擘畫廣行收糴常平斛㪷
準備則來歲必有流殍之憂伏惟聖慈早賜愍救檢會
前奏速賜施行臣別無材術惟知屢奏喧瀆聖聽罪當
萬死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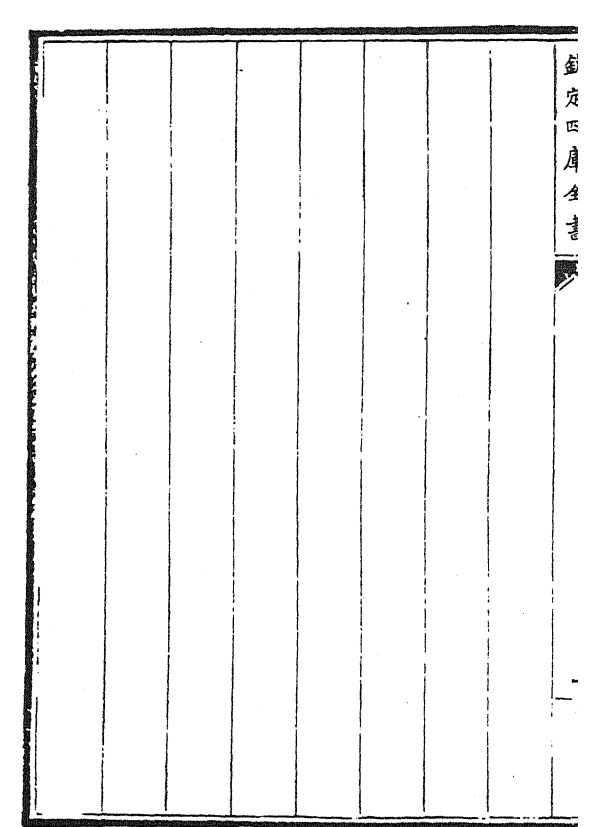

東坡全集卷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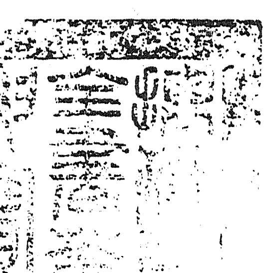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五十七第十四頁前八行及錢塘縣尉廳

上刊本航塘字據別本改

第十七頁後七行殘傷其肌體刊本肌訛饑據別

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邱桂蟾